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詩品
書品
顏氏家訓

一之三

詩品總評

王世貞曰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三公屈第平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驛奔會越石善爲悽愀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譎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



讀本記

混駟邁疾於顏延總回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
暉奇草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
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
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蘭莊詩話云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
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
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藉輩顧右
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言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
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詩品卷上

梁 鍾嶸著 武林徐仁毓閱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
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
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
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
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

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

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

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飲、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

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入絃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

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
生命不諧聲顏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
此

漢婕妤班姬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
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初
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
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
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嘆餘暉
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

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
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

步

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方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法言其志

方毛本作大
法毛本作怯

晉平原相陸機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王門郎潘岳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

勝上毛本有為字

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

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大守謝靈運。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噪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暎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立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

還都故名客兒

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詩品卷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

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
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旣失
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
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
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
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
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
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
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
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
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

夫妻事旣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
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

其文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
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
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鑿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

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岳。

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喝，正叔綠蘋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竝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爽。

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見，故稱二陸。季倫顏遠，竝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

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懼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

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

詩品
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
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
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
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
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
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
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
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
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
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驪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適，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勸毛本作筋

齊光祿江淹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勛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
侵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悵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適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旣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

張毛本作悵

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滛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卷中終

詩品卷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

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亮、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獻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

元瑜堅石七君詩竝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

襲散騎常侍夏侯湛

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日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立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百，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

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鐸、宋建平王宏。

孝武時彫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

矣。

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贛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百毛本作首

范毛本作王

費毛本作寶

遺毛本作遺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
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
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未作
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
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
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足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
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
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賁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
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
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旣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

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

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

云毛本作雲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
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
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
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謠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
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
祿去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

今題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
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
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
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執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
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竝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

毛本无祐詩二字

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祐。

祐詩猗猗清潤，第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竝愛奇，漸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
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保尉云：我詩有生
氣，須人促着，不爾便飛去。

毛本无嘏詩二字
无係字
促作提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真，竝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
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
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戊辰十二月七日与律虛祕書李對校

望之

書品

梁 庾肩吾著 明李俊卿閱

遍作編
二子作於

絲作滕
書作畫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于玄洛
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
未有廣此絨縑深茲文契是以一書加大天尊可知
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
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字會意之類莫不
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
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

頌下有市仰二字

正作政

教作載

言下有待文二字

于作於

二于作於

謬作繆

時作人

于作於

于作於

于作於

頌正而化俗帝敎陳言而設敎變通不極日用無窮
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頴川
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
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
舍鳳鳥已分虫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
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
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鑿旣思
種柳之謔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
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離陵

之鵠竝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
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邇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
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百
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
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
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
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
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畱心茲藝敏
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

凌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輒刪善草
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
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
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
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
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蕪移楷真于重密

始作史

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窠

峰夢

間起環山慚其飲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

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字真草既分于星

芒烈火復成于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

將

放而更畱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意發于

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述其變化英韶領耳無以察其

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斷輪之不傳是以鷹爪舍利

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蠶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

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花落紙將動風

成字作字中

因作欲

遊作游

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隤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不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
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
奇于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
大能小文舒聲劣于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最驗天
骨兼以製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
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摹下有書字

後作後

衛蘄伯玉 荀爽長胤 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力作勢

論曰：勿安歛蔓易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雅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書酌二家聯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真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健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擬

道作通

無名鑠字三字

桓

張超子竝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栢立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竝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猶鹹于鹹冰寒于水伯道府問朝廷遠封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

下鹹作鹽 寒作冷 道作通

桓

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
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適越郗愔安石草正竝驅季琰
栢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
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
此一十五人允為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吳主元宗孫皓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字 衛桓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范懷約

張永景初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
子邑分鑣梁邨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為右軍之
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
致畏逼之詞張范逢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後生
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為中之中

羅暉叔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弘 庾亮元規

吳主上有孫皓二
字元宗孫皓四
字
子邑伯字作伯子
邑 桓作恒
范懷約三字在張
永景初下

鑣作鑣

逼作偏

十上有一字

張昭下有子市二
字

弘作和

王洽下有敬和二字
四子在康昕君明下
吳作景
張翼下有君祖二
字
宋文帝三字在徐
希秀上無劉義
隆三字 眺作眺下
劉繪下有士章二
字
隱居字弘景作
弘景通明
崇作崇

无繪事二字

十上有一字

玄作文 興作興

無景文 謝宋敬科
紹伯八字

畫下有子貢二字

伯下有玉字

王會下有敬文二字
祐作祐

無一字

王洽 郝超吳興 張翼 宋文帝劉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眺立暉 劉繪

陶隱君名弘景 王宗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興之筆札張昭之無懈
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
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法郝超以晚年
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郝秀孤生謝眺劉繪文宗
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君仙才翰采拔于山谷王宗素

繪事靡倫篇筆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允為中之下

姜翊 梁宣 魏徵玄成 韋秀 鍾興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庾黔婁

費元璠 孫奉伯 王會 羊祐叔子

論曰此二十一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

希後彥允為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作裴輿

石下有伯兒二字

皆作時
遺上省能字

庭作廷

熊作雄

暢

張作裴

羊作楊

謝晦下有宣明二字

字

徐羨之下有宗文二字

泰作太

僧岳道人下有

法高道人四字

二二人並作三人

人人作觀其

響作嚮

殿作勁

洲作州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與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
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為世玩允
為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庭堅 張紹

陰光 韋熊少李 張暢 曹任 宋嘉

張邕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晦

徐羨之 孔回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右二十二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
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響遺跡見珍餘芳可折
誠以駢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
為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眾賢猶如立圖積玉炎洲聚桂其中

以下五字无

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
倘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右書品庾肩吾所著載漢魏以來能書者肩吾生
梁代相去不遠近者同時宜其評論精核如此後
唐張懷瓘宋潛溪氏皆有論著不過稍加損益附
以近世者耳夫古文窮于真草書法盡于六朝取
法乎上者斯亦可以考見矣羅浮山樵跋

古書品一卷以佩文齋書畫譜比較於石濱村舍望之藏文化庚午四月廿七日

知不齊叢書所收
本九行十八字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瞻山高海深常雌黃
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顏氏家訓
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
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
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
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

烏煥反

搏

宣

焚

茂

勑

藥

獨

樂

慙

於

計

展

剡

厚

移

秬

足

來

等

九

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

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
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愧孫
炎之侶行卽行焉云爾

序中王言
義未詳

廉臺田家印

顏氏家訓目錄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第一卷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第二卷

風操

慕賢

第三卷

勉學

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介、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滌、二十一本作三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真情競、夜覺曉

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車、一本作範介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唼、說文咳小兒笑也、唼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介、當及

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一本作訓翻獎應訶反笑一本作嗤至有識知謂法當尔驕一本作憍慢已習方復一本作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無改悔忿怒日隆而增怨一本云增怨懷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

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

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尔當以疾病爲諭安得

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

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

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

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

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

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

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巡抽腸斃鼓云父子之

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

哀

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尔。

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

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別宮。禮數優渥。不與諸王等。太后

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旣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

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母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

于

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一本作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

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陷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姊妹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

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歎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

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介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閒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

終家事疥癬蚊蚋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問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後夫多寵

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後漢書曰安帝

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

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
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
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
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
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
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生民之本要
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
之善埤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
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
家無鹽井尔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
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

聞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饌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意兩字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

朝夕每人

一本無每
人兩字

有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

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麋肉、墮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余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牡雞晨鳴。

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閭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士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紉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

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閨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性，率寵子媚而虐兒婦，寵婿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

壞

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一本作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吾家巫覡禱請絕於

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顏氏家訓卷第一

終

顏氏家訓卷第二

風操 慕賢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

七

示

顏氏家訓卷第二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箒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云子孫禮云見似目

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尔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

脩
下同

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尔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

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
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
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
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
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
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
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
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
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

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
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
況當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
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
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尚
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余彼此歡笑不
以爲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
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
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

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余凡與人言言已世
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
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
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
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
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資字
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白稱已母同不
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

脩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
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
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
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
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
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
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
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愴愴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上十字須言

閱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尔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何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煩重感辱祖父若没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作取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

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別易會難古人

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

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

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

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閒風俗不屑此事岐

路言離歎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

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凡親屬名稱皆須

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

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

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

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

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

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閒亦言之

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

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

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

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

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曰骨肉易疎不

忍言族尔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

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
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
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
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
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
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作
字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
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
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

有

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
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
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
餘不足怪也禮聞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
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
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
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無言者為號然則哭亦
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尔山東重喪則唯
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

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尔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一本無亦不論三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

家畫瓦書符作諸狀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

之日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

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太上御名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

之堂終身鎖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

孫女故太上御名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

壽春遇害太上御名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

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

畫人以示太上御名而無他意太上御名愴然動色便起就馬

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

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

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

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啖炙豫章熊康父以

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

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

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

者尔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

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尔思魯等第四舅

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

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涇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尔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尔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只云來歲社社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

脩

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

之日

一本作外字

所經此日猶應感

一本作思

慕異於餘辰不

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縉緩緩兄弟竝爲名

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尔

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

悉然劉字之下卽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

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

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

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

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亦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

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

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脩

下交反字訓詁痛聲也

云痛而諱也

諱火故反

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

音於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

行也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

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麤衣蓬頭垢面

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

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

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

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死

一本作怨

字

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治爲御史中丞初欲彈

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

別而去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

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

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

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

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

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本無

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

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尔之後命子拜伏呼

爲丈人申父交

一本作友

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此見

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

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昔者周公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

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

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闢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噴

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

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
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臠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
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
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

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
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
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
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
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
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
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不能此矣一本云校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

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
留心也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
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
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
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覬者洪亭民尔頗
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無之軍
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一本無
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云王吾雅愛其手迹
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

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
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
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
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
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
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
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
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於時城內四萬許人
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侍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

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卽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斥維主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旣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亡之迹、啟於是矣、

顏氏家訓卷第二 終

顏氏家訓卷第三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余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

纔

脩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謾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
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
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
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
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
何如、則祕書、無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簪、車跟

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
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
則假手賦詩、當余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
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
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
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
轉死溝壑之際、當余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
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
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

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余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

脩 段

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斥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

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
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
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亦必有天才
拔羣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
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
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令人見鄰里親戚
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
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殳彊弓便云我能爲將
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

也但卽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
鬼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
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
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

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

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紆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
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
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
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尔未知養親者欲其

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輒

一本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

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

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

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

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

忌盈惡滿、矜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

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

賢容衆、忡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

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

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

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世人讀書者

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

條訟、不必得其理、宰于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

不必知楣橫而桷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

穉一本作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

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

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余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

脩

脩

失

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
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已以補
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
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已修身以求進也夫學
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
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
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
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
一月一本有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

夫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
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
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
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
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
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
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
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

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
俗已來不復尔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
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肖專於經業
一本作梁朝皇孫已下總卯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
專儒

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
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
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
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四儒者雖好

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

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
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
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
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
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
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
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
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聞
焉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

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爭宗朝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冒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

縱之徒尔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臧脂

黜削違矣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元宗
所歸其餘極楷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
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
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作清談高論則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聞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
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
荆閒復所愛習故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
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

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患太
后疾容色顛顛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
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
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
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
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
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
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
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痛一本作以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

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

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刻帶經牧則編

簡亦云

一本作勤篤

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

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

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

辨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

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綺以才華為

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

一本無大

字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部好學家貧無資累

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

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

天學

一本作卒成學士

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

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

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妹夫劉緩乞

丐客刺或

一本無或字

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

尚卒以漢書聞齊有主

一本無主字

宦者內參田鵬鸞本

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閭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

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

刺姊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服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一本主之作齊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著忠誠一本作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為

子可得安平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教一本為事一作教使汝弃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

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褐我自欲之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差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慙者多矣穀梁

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

與吾苦謬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益引論語偶以四言曰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今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顓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

謂朝士言

一本作遂
一謂言

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翺余此

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余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捫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撞捫乃成二字竝從手撞都統捫達孔反此謂撞擣捫捫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

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東爲杖策之杖世
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
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
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實爲周鄭謂霍
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
則餽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余及王
則無不伸宜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
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
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

樹如

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
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
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
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
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
賦誦者信稽詮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
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
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
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

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

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竝

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

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

獵音獵也

亢仇舊是饒仇亭

上音武安反下音仇

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

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蟬二音韓非子曰蟲

有蟬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齟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

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蠹蝨名蠹

音潰

又非二音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

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

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洎

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海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卽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尔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念遠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逼尔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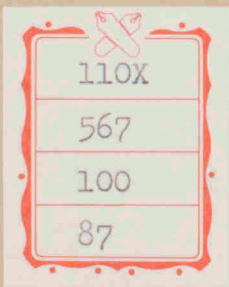
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寶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鷓吾曰鷓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鷓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鷓音雀侶歌而

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旣不涉學遂呼萁爲露葵菜面牆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萁小鄉所出卿今食者祿葵菜尔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思

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
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
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
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
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尔若遂不知亦
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
尔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
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顏氏家訓卷第三

終



110X
567
100
87